

89

G40-05-X
L13

教育经济研究丛书·第一辑

王善迈 主编

教育与收入分配

赖德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经济研究丛书》

出版前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产生于西方的教育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诸如教育资源的投入,包括投入的数量、来源、分配与使用结构,教育成本,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教育的收益率,教育体制与教育发展等。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的教育决策与管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80 年代初这一学科传入我国后,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它对我国的教育规划、教育投资决策、教育财政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乃至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中本科生的教育,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学科和学科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教育经济研究丛书,是我国教育经济领域 90 年代以来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有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有教育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这套研究丛书内容广泛,涉及教育经济学各个方面,既有重大理论研究,也有决策与管理的应用研究。这套丛书属于专业学术研究著作,在学术研究上期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它可以作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教学、研究人员和硕士、博士生的参考读物,也可供政府有关机构和学校决策与管理参考。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旨在推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传播和应用。

这套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出版。该中心是北京师范大学专门从事教育经济研究的学术与教学机构,是国内最早开展教育经济研究并获教育经济与管理博

士、硕士授予权的单位。这套丛书并非事先策划,然后由专业人员撰写,而是对已有成果经筛选后再加工和编辑出版的。我们计划分期分批出版,欢迎赐稿和批评指正。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资助,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为此付出了艰辛,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 王善迈
2000年7月

序

《教育与收入分配》一书是赖德胜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于199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入学以后不久,他就确定以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作为其学位论文的主题,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书就是他近年来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一个综合性成果。

收入分配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说它老,是因为自斯密以来,收入分配一直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李嘉图所说:“确定调节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事实上,自古典经济学以降,几乎每一个大的经济学流派和每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曾对收入分配着笔不少。说它新,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收入分配理论仍是经济学中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也是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例如,效率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政府的再分配功能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等,迄今仍然困扰着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因此,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攻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很高兴地看到,赖德胜同志为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据我所知,《教育与收入分配》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考察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论著。本书的特点或说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包括教育为什么

要参与收入的分配、教育怎样影响收入分配、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多大、在教育扩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会怎样变动、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究竟怎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方面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使作为一种收入分配理论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完整。

第二,对一些学术界已研究多年并已形成比较成熟观点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比如,对“脑体倒挂”这个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问题,作者运用人力资本理论的方法,对90年代中期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受教育越多者收入越低这种脑体收入的绝对倒挂,但存在教育回报不充分这种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又比如,对脑体收入相对倒挂的原因的分析,绝大多数人着眼于政策层面,而本书则立足于制度层面,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等等。这些见解,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对一些学术界已经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验证的假说,本书根据新的材料进行了验证。比如,我在1985年曾提出,工资冻结对不同年龄组别的收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年龄组别越小的职工所受的影响越大。但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说。作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很好的验证。不仅于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并验证了工资冻结对受教育程度越高者的收入影响越大的假说。

最后,本书借鉴了大量的国外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作者并没有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而是对文献进行了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掌握,并自如地运用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这说明作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赖德胜同志勤奋好学,思想活跃,对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行为短期化倾向日甚的今天,他仍能潜心

序

于学术研究,并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之际,我作为他的导师,欣然为之作序,一来表示祝贺,二来表示鼓励,三来表示推荐。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能推进收入分配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赵人伟

1998年3月6日

于北京昌运宫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渊引.....	(1)
第二节 逻辑结构与主要观点	(11)
第二章 教育与经济增长	(16)
第一节 教育与经济增长:模型演变.....	(18)
第二节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第三节 教育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46)
第三章 教育与配置能力	(58)
第一节 配置能力的含义	(58)
第二节 经济非均衡	(62)
第三节 教育对配置能力的影响	(78)
第四章 教育收益率	(94)
第一节 教育收益率的计算	(94)
第二节 教育收益率的国际比较.....	(109)
第五章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	(122)
第一节 倒 U 型假设	(123)
第二节 倒 U 型假设的实证分析	(131)
第三节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倒 U 型变动的理论 分析.....	(145)
第六章 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163)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教育与收入分配.....	(163)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与收入分配.....	(172)

第三节	脑体收入相对倒挂及其效应·····	(192)
第七章	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 ·····	(203)
第一节	一个假说·····	(203)
第二节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	(206)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217)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与脑体收入相对 倒挂·····	(231)
第八章	政策含义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240)
第一节	政策含义·····	(240)
第二节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46)
参考文献	·····	(247)
后记	·····	(262)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考察教育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节 问题渊引

自从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以后，产品进而国民收入如何在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就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问题，因为“科学在分配法则上的错误对生产的有害影响，比生产理论本身的有害影响还要大”^①。所以，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有人把它看作是经济学的基本或主要问题。但若作一粗线条的划分，各种分配理论又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分配理论中的一种，即或属于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或属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又称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它旨在说明要素价格的形成，如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及国民收入中各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相应份额。这又可因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分为两派。一派以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及其当代继承者斯拉伐和按劳分配理论持有者为代表，他们以剩余范畴为基础，在不考虑地租的情

① 克拉克：《分配伦理》，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939～942页。

况下，把工资率和利润率这两个分配变量中的一个看作是独立于另一个变量而先行决定的，另一个变量则作为剩余而加以决定。比如在古典分配理论中，工资率就被看作是独立决定的量或是“既定的量”，它由为维持工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所决定，而包括利息在内的利润率则被看作是一个剩余量。这样，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工资率的水平就因此成为正常利润率所赖以决定的惟一条件，而且，除非前者减少，后者就不可能增加。从这也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是内含有阶级矛盾分析法的。另一派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威克斯蒂德、马歇尔、瓦尔拉等为代表，他们以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认为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都对价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而都可以获得与其贡献相对应的份额。工资率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地租则决定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事实上，当所有要素的报酬率都等于其边际生产力时，一个社会的要素（资源）配置也就达到了最优。因此，在新古典学派那里，有关要素收入份额的理论就变成了要素定价理论，从而成了一般价格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偏好和资源的起始分配为既定条件下，只要经济达到了一般均衡，即一个经济体系在所有价格和所有数量上都有解，则收入的要素分配也就自然清楚了。但这一理论并没能对实际的收入分配作出预测，直到克拉克、萨缪尔逊、索洛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把它扩展到包括总生产函数。利用这种函数形式，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就能对所观察到的分配实践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并可对未来的收入分配作出预测，比如保罗·道格拉斯就根据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收入的份额约占国民收入的 75%，后来各国的经验也证明，这一预测是基本符合 20 世纪以来的实际的。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它们对

于社会经济分析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阶级结构的泾渭分明和个人资源禀赋在长时期内的固定不变基础上的。但自进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后,这一基础变得不怎么牢靠了,即社会阶级结构变得相对松散了,个人的资源禀赋也较以往有着更大的可变性,工人不再是只有劳动收入,资本家也不再独享利润,因此,再将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放置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样的大题目下进行讨论显然会捉襟见肘。于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虽然还在发展,并仍起着重要作用^①,但研究对象各异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也诞生了,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形成和种类,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不平等衡量。它与诸如家庭、住户和个人等一系列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有关,而无论这一系列分散的经济单位是否遵从诸如性别、民族、教育、年龄或职业这些社会经济属性。它研究每一经济单位所得到的收入及其与总收入的关系,而对导致收入的各生产要素的产权并不介意。

由于产生得比较晚,也由于个人收入是建立在要素收入之上的,更由于个人收入的决定比要素收入的决定更为复杂多变,因此,与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相比,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显得更不成熟和更不系统。阿特金森在一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有关这一主题(个人收入分配)的东西还知道得太少。这是对经济学的控诉……”^②萨霍塔在一篇经典性的有关个人

① 这可从美国经济学会 1946 年出版的论文选和阿西马科普洛斯在 80 年代末期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可以看出。见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46),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hiladelphia: Blakiston 和 Asimakopulos, A. (ed.) (1988),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② Atkinson, A. B. (1983),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285.

收入分配理论的文献综述中更用了“悲叹”一词来描述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缺失^①。不过，这种“控诉”和“悲叹”并不意味着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不曾存在过，它只不过是经济学家对现有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个人收入分配现象和预测个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所表达出的不满以及对新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希望而已，因为已有的文献表明，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还是涌现出了不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

（一）能力理论（the ability theory）

这是最早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它认为是能力的不同决定着人们之间生产力从而收入的不同。由于能力的分布是呈正态分布的，因此，若能力确实决定收入分配，则个人收入分配也应该是呈正态分布的。但在 19 世纪末期，帕累托（1897）在搜集、分析了 4 个多世纪以来个人收入分配的资料后发现，个人收入并不呈正态分布而是呈对数正态分布，分布曲线向右倾斜并有一个扁平的尾巴，这意味着个人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一发现也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帕累托法则。为什么能力分布与收入分布之间会存在着不一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深化了能力理论本身，更发展出了一系列替代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其中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对此我们先按下不表。单就能力理论的发展来说，霍尔丹（Haldane, 1942）、罗伊（Roy, 1950）、毕尔克（Bjerke, 1961）、蒙德布劳德（Mandelbrot, 1960）等人认为能力是多方面的，这些能力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时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乘的，即这些能力本身又相互影响。因此，虽然每一种能力是正态分布的，但各种能力相互作用所得的综合能力的分布却不是正态分布而是对数正态分布的，因此，个人收入分配也就呈对数正态分布。对

^① Sahota,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 pp. 1-55.

各种能力每个人所强调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托马斯·迈耶 (Mayer, 1960) 强调了能力与责任心 (responsibility) 的关系, 莱达尔 (Lydall, 1976) 则对他所称之为“D—因素”的魄力 (drive)、精力 (dynamism) 和毅力 (doggedness or determination) 情有独钟, 认为这些因素在个人收入分配决定中比认知能力 (cognitive ability) 更重要也更偏斜, 因此个人收入分配会符合帕累托法则。

尽管有这些进展, 但能力理论仍然是相当简单和机械的, 它既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平等和贫困存在的原因, 也无助于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治。而且, 人们也有理由发问: 能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此, 能力理论或者无力回答, 或者能够回答, 但这已经不属于能力理论本身了, 因为一种理论能够得以确立和延续, 它是具有其特定的范式和范围的, 一旦超越, 它就属于一种新的理论了。

(二) 随机理论 (the stochastic theory)

这也是一种很古老的分配理论, 它把个人收入的非正态分布归因于机会、运气和随机事件等因素, 认为幸运之神是被蒙蔽双眼的, 一个人既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富翁, 也可能一夜之间陷入贫困, 巨贾之子很可能面临失败, 布衣之后照样可以获得成功。随机理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理论以罗伯特·吉布雷特 (Gibrat, 1931) 为代表, 认为随机因素的影响是长期的, 它会导致一个随机行走或马尔可夫链:

$$y_t = y_{t-1} + u_t = y_0 + \sum_{j=1}^t u_{t-j}$$

式中, y_t 是个人收入的对数, 它决定于一个随机事件 u_t , 而 u_t 又与 y_{t-1} 无关。吉布雷特等人虽不否认起始阶段的收入 y_0 会受能力和技能等的影响, 但随着 t 越来越大, y_0 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 y_t 就只主要取决于随机变量 u_{t-j} 了, 因而收入分配会越来越不稳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于是卡莱斯基

(Kalecki, 1945) 对吉布雷特的假设进行了改进, 认为 u_t 与 y_{t-1} 负相关。但这一假设在理论上既无法证明, 也缺少事实依据, 于是就出现了第二种随机理论。该理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 (Friedman, 1957) 为代表, 认为随机变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暂时的, 这种影响只是围绕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上下波动, 这也就是弗氏的永久性收入假设, 即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 暂时性收入是短期内所获得的收入, 永久性收入是终生获得的收入。人与人之间暂时性收入差别很大, 因为在短期内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很大, 但永久性收入的差别则不会很大。这样, 弗里德曼就用随机因素来解释短期个人收入分配, 因而收入分布更偏斜, 但长期来看, 随机因素的作用较小, 因而永久性收入分配的偏斜性就较小。

随机理论并非一无是处, 因为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偶然因素而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岗位, 从而改变了收入状况, 可谓是无巧不成书。但总的来说, 随机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是很差从而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特别是, 它认为在某一起始分配开始后, 能力、主观努力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收入分配将主要取决于随机因素, 其政策含义则是人们对于改善分配和消除贫困将无能为力。这显然是一种宿命论, 既与事实不符, 更与人们的美好愿望和主观努力相悖。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分配实践将会是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

(三) 人力资本理论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把人们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技能看作是资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 比如斯密就曾认为劳动工资会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①。对自斯密时代到马歇尔时代之间的人力资本思想, 凯克 (Kiker, 1968) 曾有过全面而精彩的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中文版, 第 93 页。

评述。但是，作为一种分配理论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和被广泛接受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事，库兹涅茨（Kuznets, 1955）、明瑟（Mincer, 1958）、舒尔茨（Schultz, 1963）、贝克尔（Becker, 1963）、丁伯根（Tinbergen, 1975）等人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力资本理论相异于前述以及其他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它是建立在个人最大化行为假设之上的，即人们为了使终生收入的现值最大，会向自身进行投资，换句话说，一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可以通过在早期对自身进行投资而达到最大。至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能达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们的生产力和贴现率。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投资 1 美元于教育或培训所带来的收益率总会超过贴现率，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总是有利的。这也意味着，人们以各种方式在自己身上花钱，已不仅仅是为了眼前消费了，而且也是为了甚至主要是为了在将来能获得较高的货币和非货币的回报，因此之故，教育和培训等也就有了资本的性质。马克·布劳格在一篇评述性的文章中称这一思想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核”^①。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虽曾激起过某些固守传统者的不快^②，在 70 年代它也曾一度陷入低谷，但总的来说，发展是相当迅猛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也已超出教育而扩展至包括了迁移、培训、卫生保健、工作找寻、信息评估等，自 70 年代末

^①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242 页。

^② 这有两个例子可资说明。一是舒尔茨 1960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上所作的会长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发表后，曾遭到谢弗（Shaffer, H）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把人看作是资本总的来说是不妥的”。二是贝克尔在 1964 年发表《人力资本》一书时，特地加了个长长的副标题“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期以来有人甚至将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也视作是人力资本。不过，由于其他形式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且教育的资料更易得，因此，就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文献看来，主要还是考察教育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比如教育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男女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年龄组别之间的收入分配等。所以，萨霍塔（1978）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本书把题目定为“教育与收入分配”而不是“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能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与其他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相比，它除具有直接建立在最大化假设基础之上这一理论优势外，还具有下列优点：（1）它能比较好地解释帕累托法则。因为人力资本本身具有一种自增强机制，即人力资本初始存量（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较高的收入又使他们更有能力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自然地，这种倍乘关系会使总体收入分配偏离正态分布。（2）它更有实证基础。除那些奠基性的文献外，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实证性的。它们一方面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于一个人的收入形成确实有着重要作用，比如萨卡洛布洛斯（Psacharopoulos, 1973、1981、1985、1994）等人的工作表明，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一般都在1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和低层级教育，其收益率更在15%以上，远高于物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于收入不平等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明瑟（Mincer, 1974）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不平等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来加以解释。（3）它的政策含义更可能导致效率与公平的较好兼顾。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之间收入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别，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人收入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低的人则收入较低。因此，若要缩小收入不平等

和消除贫困，很关键的措施是创造条件使低收入者和贫困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意味着，面对不平等和贫困，个人和政府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由于在当代社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由于“不像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能够通过积累而扩张，从而能够依所有权而保持高度集中，人力资本在任何规模上的扩展都必然会涉及在人口间的更广泛的分配”^①，因此，通过扩展人力资本来缩减不平等和消除贫困是能够比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正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萨霍塔认为：“如果不充分考虑人力资本的动态性质，任何收入分配理论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的”^②。贝克尔更是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使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回到了经济学中”^③。对他们的评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即人力资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甚至可能已是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以上是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它的直接起因则是为了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1. 教育凭什么参与收入的分配？任何分配理论都有其价值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是它的价值论基础呢？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一种要素能够参与收入分配，是因为它对收入的创造作出了贡献；该要素能够得到的收入份额也只能以它对收入创造

① Ahluwalia, M. (1990),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8(1), pp. 122 ~ 123.

② Sahota,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 p. 14.

③ 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78 页。